

# 薄暮雪滿枝



如是我見  
李丹崖

由午夜始，籬籬一樣紛紛揚揚下了一天的雪，及至薄暮，竟然晴了。此刻，我在皖南的呈坎，陽光照射過來，屋宇上，場院裏，樹梢上，閃爍如碎鑽一樣。推窗遠望，雪滿枝頭，昏黃中透露着些許貴氣，像是小巧的婦人戴了一頂皮草的帽子。

室內，燒着風爐，爐子上煮着茶，靜待友人前來議事，卻看他頂着一頭風雪而來。

雪不是停了嗎？我問他。是停了，走在一棵樹上，偏巧一隻鳥撲棱棱飛過，抖落了樹枝上的雪，落了一身，懶得揮，就這樣載着一身雪來看你，也好。我倆相視而笑。

且吃茶。且看窗外的雪。儘管是薄暮，因為滿世界的雪，卻讓人以為是午間。皖南青磚灰瓦的建築之間，灰瓦實現了完美的「消失術」，真正實現了滿世界的白，我和朋友沿着石橋朝山中走，樹枝上，一條條的雪路，像是在枝上架了一座座陡峭的小山。

噲噲噲——撲撲撲——面前有大面積的雪落下來，仰望之間，一隻松鼠抱着一顆松塔跳過，一溜煙消失在密密的枝條之間。雪落下來，砸在地上的積雪上，砸出一陣陣落葉的乾香，想必也驚醒了積雪下落葉裏酣睡的蟲豸。

雪後在山林間行走，靜得出奇。除了嘎吱嘎吱的踩雪聲，幾乎沒有太多的聲響。若非說有，那就是山泉了。雪後的林間，會有冒着熱氣的山泉在，山泉嘩然滾動如雪球，從山頂山腰一條飛白落下來，跌落深潭裏，激起了一層層幽波。那感覺，像是高舉了酒瓶，在酒杯裏拉出酒花來。稍稍懂一些酒知識的，都喜歡以酒花來論酒質，不知道愛品茗的茶客會不會以山泉跌落的水花來論泉水的好壞。

進山的時候，友人帶着一隻鈦金屬的茶罐，茶罐內悶泡着老白茶。臨雪，空氣清幽，茶香似乎也傳得遠，在山中飲茶，覺得茶香更甘甜。茶香、棗香、參香俱出，不知是滿世界的雪成就了茶，還是這幽靜的山林淘洗了人的鼻息。

友人告訴我，喝茶的時候，哈氣並微微仰頭，茶香會更悠久些。我如法照做，除了體會更悠久的茶香，還看到滿山玉樹瓊枝，夕陽淡淡地萎下去，山谷裏的那眼潭水裏，有泊岸的漁舟，舟前的燈亮了起來，滿山雪白，一點漁火，讓人想起哪位詩人的句子：

枝頭生千疊，水底見漁燈。是的，枝上千疊雪，一朝山中行。千堆雪，已然不用捲了，讓人陡然覺得「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开」這樣的詩句竟然如此家常。家常，或許是因為近在眼前吧。

朝着漁燈走去，船艙內，漁人在燉湯，湯汁雪白，邀與共品，不好意思，推脫着走開。其實，心底還念着那碗魚湯的香。

天色已經暗了，歸程，滿枝雪白，堪比LED燈。我和友人就這樣走在雪中，走在枝枝柯柯交錯的童話般的秘境。

大家覺得馬路上一眾司機，或者店內收銀員、服務員，他們比較有興趣聽哲學理論，還是有興趣聽粵語流行曲？答案很大機會是後者。

人類總傾向接納一些對自己有用的事物，例如大專院校內的教授與學生們能夠把王維、王國維、康有為的生平事跡和學術貢獻倒背如流，是因為這些文化知識對他們身處的特定環境有用處：老師需要完成教學課程，學生需要交論文拿學分，說白了都是任務。

那麼街市菜販、水果鋪店員、肉檔攤老闆、餐廳侍應生，他們的任務又是什麼？答案是營運謀生、養家餬口，即是廣東話說的「搵食」。大部分市民眼前首要解決的問題是交租金、交水電煤、交管理費、上網費、電話費和補習費。文學著作幫不了他們交房租或者給員工出糧，那什麼東西對他們有用？

也許有人會問，聽粵語流行曲也不見得會使老百姓的錢增多，那為何老百姓願意花時間聽音樂，多過願意花時間認識哲學理論呢？因為聽歌更能紓壓，更能讓人心情好。心情好，衝突就變少，辦事就積極，生產力就提升，變相收入也有機會隨之增加，可見音樂已經充滿用處，並且滿足到人們的實際需求了。

環顧周圍，的士司機哼唱的，是《明日話今天》，燒臘店夥計哼唱的，是《萬水千山總是情》，文具鋪收銀員哼唱的，是《大地恩情》，粵語流行曲在香港比比皆是。音樂，特別是粵語流行曲，已經根深蒂固地植入普羅大眾的腦袋中。教大家如何可以不愛它？

此為例，說明了一個重點：了解對話的形式與結構，有時比內容更重要，更可以幫助我們達到有效的溝通。

斯托克是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心理與行為科學系的教授，並為洛夫堡大學社會科學系榮譽教授。多年來，她從事有關對話結構和模式的研究，發現了不少隱藏在對答之間的線索與意義。

在此，斯托克要我們先明白談話的基本結構：對話，是以鄰接（adjacency pairs）對組成的，即當你發了一言，對方答上一語，這才是一個單位的對話。

這個「一說一答」的鄰接關係非常重要。對話由輪流發言組成，一個人說話，另一個人聽並等待發言，而當這「一說一答」的輪流節奏被打斷，談話的結構便會出現問題，連同談話的氛圍。

舉例，當對方正在說話，而你突然忍不住插話，你便打斷了一說一答的輪流節奏，也破壞了平等談話的氣氛（也給你自已製造了無禮的壞印象）。或許，你會說「我怎能犯下這樣的錯！」那我們看一看以下的情景題。

情景一：你對鄰居說「早安」，鄰居答道：「我想跟你談一下你家的狗吠問題。」

情景二：你對鄰居說「早安」，鄰居答道：「早安，哎，我想跟你談一下你家的狗吠問題。」

比較兩個情景，兩者之別只是多了「早安，哎」這三個字，但顯而易見，情景二將會達到比較健康的談話，理由是這回答沒有破壞談話的鄰接結構，你的早安問候得到了回應，而填充詞「哎」則自然地開啟了另一組談話鄰接。

於是，我們也明白到，簡單如「哎」、「噢」、「所以」這些看似無意義的填充詞，實際上標誌着對話的轉折點，而不同的填充詞，也暗示了不同方向的轉折。

可惜，關於填充詞的暗示，斯托克的研究是以英語為本，未必完全適用於中文溝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當對方在聊天時，突然用力的加入一個填充詞，你便要留意了！因為對方將要提出一個需要你回應的話題，如「哎！關於你借的那筆錢……」

當我們明白了談話的結構，那便可以講究內容的呈現了。斯托克以另一組情景題來說明，假設有兩間酒店，兩者都希望客人減少更換毛巾，於是他們都掛了一個呼籲的牌子：

酒店一的牌子寫着「為了環保，希望你重複使用毛巾。」

酒店二的牌子寫着「大多數客人都選擇重複使用毛巾，希望你也是其中一員。」

酒店一的呼籲基於合理的環保原則，酒店二的呼籲則訴諸於社會常態的暗示。斯托克指出，研究證明酒店二的效果明顯較好，而更赤裸的事實是：環保呼籲的效果，幾乎是零。

從這個酒店呼籲的例子，我們學會了什麼呢？首先，選項的措辭，可以改變對方的選擇與行為，而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如何妥當選用措辭，我們必先要了解人性。

談話的結構

自我完善  
米哈

談話的結構

自我完善  
米哈

# 「敦煌星空」



市井萬象

上海天文館正在舉行「敦煌星空」主題展。展覽分為步入敦煌、壁上星辰、洞藏繁星、續說星宇四個主題展區。由敦煌研究院授權並製作的兩鋪莫高窟巨幅複製壁畫和九件珍貴敦煌天文展品，結合上海天文館策劃的環幕多媒體秀《星河之間》，為參觀者呈現敦煌的星空之美。

新華社

# 遊香山雙清別墅



繽紛華夏  
霍無非

北京香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澤東和柳亞子在雙清別墅親切握手的老照片。在斑駁柔和的樹影下，握手的兩人笑容滿面，言談甚歡，如有輕緩的山風徐徐吹來。所以，到香山瞻仰雙清別墅，是我多年的夙願，尤其是修飾一新的雙清別墅對公眾開放，這個願望愈來愈強烈。

秋分時節的一個艷陽天，我暫別京城低矮的四合院，鋼筋水泥的高樓，乘坐十號線地鐵到巴溝，換乘到香山的地鐵。沿途遼闊壯美的京郊秋景挾莽莽春意迎面而來。我是第二次來香山，上一回是在四十六年前，風華正茂剛走出中學校門，到塞北家鄉當知青，途經北京遊香山，那次的主题是紅葉，這回的主题則是雙清別墅。出地鐵站向路人打聽，從石榴柿子鮮靈掛紅的山下人家院旁走過，到了香山公園東門，按路牌的指引朝南拐，向雙清別墅行進。

香山這昔日的皇家園林，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交相輝映，珠聯璧合。紅葉是聞名遐邇的絢麗名片，但當時觀葉的主要樹種黃櫨、槭樹葉子還青，只有銀杏葉微微泛黃。香山的松柏也很有看頭，幾百年樹齡的古松紅皮如甲，威風凜凜，巨柏細紋密集，虬枝蒼勁。有的樹過於「高齡」，樹身傾斜，得用鋼管紮牢固定，就像拄着拐杖的老者。行進間，不少遊人駐足仰視一棵挺拔的光皮樹——這是我國的特種樹白皮松，它是有皮的，因為「高齡」，舊皮脫落後，長出的新皮使了「障眼法」，一身粉白，容易誤認為光皮。柳樹也不賴，樹幹粗圓壯實，枝條披散密垂，倒影蓮池上，引落花蜻蜓。

香山的花草也很豐富，星星點點的山菊花此時最盛，「更將金蕊泛流霞」。香山的山菊花主要有甘野菊和菊花腦，花朵都不大，單瓣薄蕊，樣貌普通，全不似華麗妖艷的貴婦，倒像在山野勞作的村姑。這一對菊科姐妹貌似相同，實則有異，甘野菊先於菊花腦半月左右開放，你方開罷我登場，使得花期接力延續。此外，菊花腦的花瓣略比甘

野菊寬厚。其他的山花也未頹盡，一樣欣欣向榮。粉紅的多花胡枝子像懸掛的鈴鐺，在颯颯風中搖響無聲的鈴珠。花瓣粉白的芫子稍秀巧玲瓏，這一對豆科姐妹與菊科姐妹，還有毛絨絨的華北香薷，藍瓣似蝶的大葉鐵線蓮等，構成香山的秋花陣容。

林深花艷，離不開水的滋潤。香山的泉水也很有名，是一座泉山，雙清泉、玉乳泉、玉華泉、壽康泉……它的歷史上曾有五十多眼泉，散布在峰巒溝壑，古人非常重視泉水雨水的收集利用，清代乾隆年間，派工挖溝設槽，把散落的地下和地表水匯集起來，以蓄補需。如今借助古人的思路，在登山道旁，淺凹型的石水槽清泉歡暢，淙淙而下。石下泉眼汨汨吐液，引入暗渠，無聲有聲。山泉清冽，自成一景，泉水把各景點串聯一起，靈動不呆，坐在山澗聽泉看溪，委實是妙趣橫生。

走過「京師之冠」繪彩牌坊，近半山處的岔路口，花叢中橫臥雙清別墅的刻石。啊，來到了仰慕的地方。眾遊人紛紛與刻石合影，看得出興奮之極。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進駐香山，這是「進京趕考」的首站，他就住在清代松塢山莊舊址建起的雙清別墅。拾級而上，院門正前是一座六角紅亭，亭子一側有碧水一池，一邊是紅框門窗的白牆平房。進屋瞻觀，物品簡約，正廳擺着幾張沙

發和茶几，是會客和開會的場所，一張全國軍事形勢大圖掛在牆中央。廳的兩端，分別是毛澤東的辦公室和臥室，他在這裏度過五個月時光。再出到院中溜達，銀杏似華蓋，翠竹送清風，鳥兒不噪，魚兒不躍，暖陽撒落無數金箔，古老的銅爐、經幢、石台，熠熠生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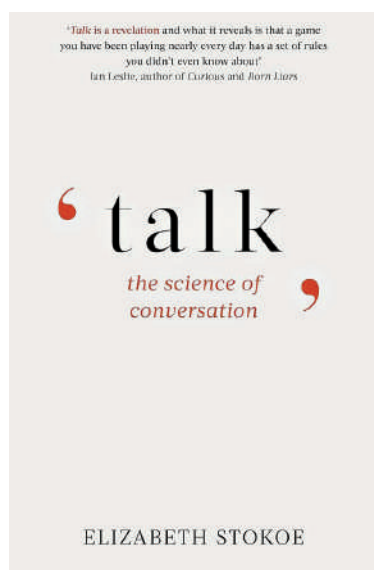
距雙清別墅一百餘米的明代建築來青軒，一八六〇年遭英法聯軍焚毀，重建成青磚灰瓦的公寓。院內數排平房，依地勢而建，高低不同，朝向不一，每排有辦公室、臥室、廚衛間等設施。雙清別墅和來青軒之間，夾着古建筑群香山寺。

唐始清修的香山寺建得很有特點，立體式的分前街、中寺和後苑三部分，由於佔地過於狹長，被修築的盤山公路隔開，下看不清綠蔭遮掩的前街佛殿，上望不到高處後苑的樓閣。近在眼前，何不順便觀覽？於是從聽法松旁進入天王殿，在中寺七轉八看，上到後苑，赫然見乾隆皇帝「眼界寬」御筆題匾掛於殿樑。起先不明何意，待到由蒼苔香林閣陡斜的廊道上行一百八十級台階，到達最高的青霞寄逸樓四下一望，遠山近嶺，盡收眼底，那種玄妙頓時領悟幾分。

由此聯想，成大業者確實需要「眼界寬」的境界，生活如此，奮鬥亦然。實現了一個夙願，弄通了一個道理，帶着一份收穫，喜滋滋下山。



▲北京香山雙清別墅一景。 資料圖片



▲《談話：對話的科學》(Talk: The Science of Conversation)。